

认识叶廷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国内对海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思潮和著作的介绍很多，许多以前人们陌生的名字逐渐被熟悉。我和太太高宁，那时刚到人民日报工作，而高宁的工作单位是文艺部评论组，范围是报告文学和外国文学，于是和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产生不少交集。他有些重要活动，比如中德文化交流的酒会、展览、报告会等，都热情邀请我们参加。

那时卡夫卡是人们热衷的对象。小青年如果不知道卡夫卡，会觉得很丢人，很落伍。而把卡夫卡引进中国的，正是叶廷芳。他让这位奥地利作家，以及迪伦马特、布莱希特等德语世界的文学巨匠，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荒诞美学等概念，一一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那些年，叶廷芳出了很多书，我们经常收到他的签名本。他有着许多头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外国文学评论》编委、同济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委等等，这是社会对他在这个领域卓越贡献的肯定。

叶廷芳不仅是外国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专家，也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关于文物保护，特别是保护圆明园遗址，反对重建的文章曾引起巨大反响。作为两届政协委员，他就古村落保护、农民子弟上学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2007年，他与其他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调查显示多数人赞成这个提案。现在看来，这是何等

的远见卓识！

有段时间，我受聘于《新民晚报》，在北京约名家为“夜光杯”副刊撰稿。叶廷芳是我的“猎物”之一。每次约稿，他都很痛快地答应，并很快交稿。记得2014年7月，杨绛先生的新著《洗澡之后》即将出版，“夜光杯”让我组织一篇文章，我立即想到叶廷芳。他先答应写一篇短文，但几天后，给我的竟是一篇洋洋洒洒的3400字的长文，还附了一张他和杨绛先生的合影。副刊部的同志们非常高兴，在《星期天夜光杯》发了一个整版，标题是《走在人生边上的风景》。每次他出国访问或讲学，我都嘱咐他，别忘了给“夜光杯”写些游记、随感，他都没让我失望。他是“夜光杯”十分倚重的作者。

我们虽然都在北京，但见面并不多。我们的交流主要在网上。我时常收到他转来的各种资讯。他认为重要的，会特别提醒：“这组信息值得挑着看看”“注意这个附件”等等。对一些没有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他有时会说，如果是真的，太可



大学的某一天，我和AB忽然良心发现，觉得大把时间不该挥霍在钱袋、恋爱、逛街、花父母的钱、死读书或跟自己较劲上，要正儿八经找个兼职，过上有追求的大学

生活：自己打工赚学费！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俩立刻两眼放光坐车去了淮海路。当时正值上海商业迅猛发展期，淮海路商厦崛起，周边更有无数小店……我们想得挺美：这么一路问过去，总有要人手的吧？现实却很骨感：不是没等说完就让我们立马走人的，就是让我们立马走人不要再多说的；倒是有家正在装修、不晓得准备干啥的店，一位优雅女士让我们坐下面试了，不过，她的面试题是：

“如果正式上班，客人要求陪着出去唱歌，你们不会拒绝吧？”

“还有，”她叹口气看看我俩：“假如”正式上班，你们能化点妆性感一点穿得更女人味些么？”

AB看看穿着肥大帽衫的我，我看看穿着破烂牛仔服的她，五音不全的两人惊恐地在空中交换了眼神：这是准备弄哪样？！

就在我心灰意冷想放弃，穿过茂名南路要去二医大蹭饭时，忽然出现了一家名叫“马德里”的咖啡馆。

那时咖啡馆可不多，在普通人眼里更是带点神秘的所修、不晓得准备干啥的店，一位优雅女士让我们坐下面试了，不过，她的面试题是：

“如果正式上班，客人要求陪着出去唱歌，你们不会拒绝吧？”

“还有，”她叹口气看看我俩：“假如”正式上班，你们能化点妆性感一点穿得更女人味些么？”

AB看看穿着肥大帽衫的我，我看看穿着破烂牛仔服的她，五音不全的两人惊恐地在空中交换了眼神：这是准备弄哪样？！

就在我心灰意冷想放弃，穿过茂名南路要去二医大蹭饭时，忽然出现了一家名叫“马德里”的咖啡馆。

那时咖啡馆可不多，在普通人眼里更是带点神秘的所修、不晓得准备干啥的店，一位优雅女士让我们坐下面试了，不过，她的面试题是：

“如果正式上班，客人要求陪着出去唱歌，你们不会拒绝吧？”

“还有，”她叹口气看看我俩：“假如”正式上班，你们能化点妆性感一点穿得更女人味些么？”

AB看看穿着肥大帽衫的我，我看看穿着破烂牛仔服的她，五音不全的两人惊恐地在空中交换了眼神：这是准备弄哪样？！

怕了。对一些历史故实，他毫不掩饰他的态度，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近年写打油诗，也常请他斧正，他每每鼓励我，让我有了持续写作的底气。

本世纪初，我调到残联担任研究室主任，而叶

叶廷芳先生二三事

张宝林

廷芳是中国肢体残疾人协会副主席。我们成了同事。我们一起开会时，我亲眼目睹他为了维护残疾人的权益，大声疾呼，并提出许多好建议。他甚至会让一些别人视而不见、具体而微的小事。比如，有一次我收到他的一份邮件：

昨天有事给海迪打电话，但打不通；发短讯亦未回。是不是她的号码改了？请告。刚从华山回。那里遇无腿英雄陈州，他在无人直接帮助的情况下登上5900多级

的华山最高峰——南峰！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持了他举行的研讨会。他29岁。童年孤儿，因爬火车受伤。一直以来卖唱为生，走了近700座城市，攀登了五岳，娶到了漂亮妻子，育有一对儿女。他是山东临沂人，他很想见一面海迪，我想应玉成他的这一健康愿望。

叶廷芳是个大学者、大专家、大忙人，有许多事要做，但路遇一个残疾人，竟然那么详细地了解他的情况，迫不及待想帮助他。千里迢迢从外地回京，第一件事就找残联的最高领导，急于“玉成”人家的一个心愿。这是多么良善的一颗心！我立即告诉了他张海迪的新电话号码。至于后来他是否联系上了海迪，这位无腿音乐家的愿望实现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会为这个“健康愿望”尽最大努力。

2016年9月18日下午，叶廷芳邀请我和高宁参加他八十大寿纪念活动。活动在外经贸大学科研楼配楼五层会议室举行。王蒙、张抗抗、关牧村、周国平等二十多人出席。中艺院林琳女士做主旨发言，介绍叶廷芳的成

国际化，没工资，但小费都归你们。”

从那以后，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就赶到“马德里”擦桌子刷杯子洗碗倒垃圾点单端咖啡切水果收盘子算账买

马德里咖啡馆

曲玉萍

单……直到下半夜打烊。当时的上海正在发生经济奇迹，咖啡馆里每天都有各色人等出入。我一上班就盼着赶紧来客人，一来客人就盼着他们赶紧结账走人，可是一个星期过后，只收到过一次小费，五毛钱。每次端着咖啡颤颤巍巍爬上加盖出来的阁楼，我的脑袋总要令人恼火地撞到房梁。店里原本没服务生，有了

手术期间血压和血糖过高。但是出院后的早晨，发生了心脏病！于是我去医院抢救，最终在医院呆了四个半月！我减掉了20公斤！血压下降到九十！今年病毒流行，希望大家都安全。

最后，他嘱咐，不要回复。我听说他一度身体不好，但不知竟然有这么多病。让他好好静养吧，我老老实实遵嘱没有回

复。

从那以后，是连续不断的疫情。我打过几次电话，他都没接。我不敢打搅他，也没去看他。现在他走了，我想起这些往事，写下来，算是献到他灵前的一束小花。

平日，我们有时会

对我们之间是坦诚相见、“赤膊相见”，意思就是相互间不藏着掖着，完全敞开心扉、坦诚相见。可是，自从微信有了视频通话，我发现，这“赤膊相见”还真的

是由一种待朋友的态度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不，早上七点，我还没睡醒，突然手机响起，懵懵懂懂打开，发现竟然是我妈保姆发来的微信通话，大惊之下，赶快一键连接，手机里出现了新保姆的那张胖脸，这才发现，保姆打的竟然是视频电话。我突然看见视频里还有一张蓬头垢面的“隔夜面孔”，皱巴巴

的睡衣，凌乱的床铺，这不是我自己吗？真真要命了呀，难看煞特了，简单对话几句，赶快掐断视频，放下手机，心口还扑通了好一会儿。

我平时从来不用视频通话，本来就缺乏面对镜头的自信，微信视频中那张夸大的脸，总是让我觉得怪怪的；何况，这次是睡在床上被人视频，这种随时暴露私生活的“赤膊相见”，更是让我觉得不可接受。于是，专门跟周围朋友打招呼，以后所有的微信联系用文字，视频通话一概不接。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微信视频的突然袭击，谁料后来又有了第二次，那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赤膊相见”，当然更让我尴尬万分，几乎无地自容。

一个夏日的星期天下午，我在家中正忙着打扫房间，突然听见微信铃响起，见是一位久未联系的亲戚打来的，急忙放下手中的拖把，按下了连接键，一连接才发现这下糟了，我匆忙中竟然没有发现，这又是个视频通话。而我呢，穿着睡裙，头发凌乱，满脸是汗，狼狈不堪。再看看视频里的亲戚，一个年过六旬的老男人，竟然上身没穿衣服，赤着膊在跟我视频，我的妈呀，真是吓煞小女子也。

经此两吓，从此我再也

不用微信通话了，为杜绝此类“坦诚相见”的尴尬，音频通话也不敢接，万一又没看清楚呢？哪位要跟我联系，发微信文字或者干脆打传统电话吧！

我们后，老板充分发挥唐僧本色，恨不得把他知道的全传我色：橙子该怎么切？龙头如何不溅水？怎样擦净一切玻璃杯？什么才是正确的端盘子手势？你们这一代啊被惯坏了，没吃过苦就想挣大钱……而他好脾气的合伙人，永远笑眯眯坐一边，看我犟头倔脑地挑战他。

不过AB性格温和，挺配合他的说教，认真听着从不反驳。为此老板很欣赏也很器重她，当记者来采访时，他特地让AB而不是我，不意地从“马德里”门口走过，这张照片还曾登在过晚报上呢！

他应该有段长长的故事，可惜我们那时年轻，总觉得他又抠门又啰嗦还挑剔，不知道经营咖啡馆既辛苦又繁琐还发不了大财；而且吧，自打那五毛钱后，我就再也没收到

获知自己有几篇文章上了中考语文试题，还是来自于一位朋友。

朋友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一次她为女儿上网搜索语文中考试题，竟看到有几篇文章是我的署名，是否会同名同姓？遂打来电话核实。确认后的某一日，朋友携女儿正儿八经光临寒舍，说是登门请教。她递上几篇署有我名字的“阅读理解”试题：《母亲也有九条命》《拿什么奉献给你》《人生也有时令》《情感扶手》《我走给你看》，鄙人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过不少文章，然而，却惊讶地发现，这几篇全都出自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我作文向来比较随性，自感推敲不够，这回见考题上自己的文字竟被一句一句“抠”出来分析，惊得汗淌涓滴。接下来的事情就意外了，她俩拿出其中一题提问，能不能说一下，这篇文章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很自信，自己就是作者，怎么会不清楚，自然不怕被“考”。待我滔滔不绝地讲完，母女俩竟笑得前仰后合。她们亮出的标准答案居然与我这位作者的表达不符，也就是说如果按我说的答，这题就考砸了。笑过之后，不免有几分尴尬，她们再问题，我便纠结了，生怕自由发挥，误人子弟，毕竟升学要的是统一答案，可明明我是作者呀，这个是不是很无奈？

怀着好奇，键入自己的名字直接上网搜，这才发现成为试题的这些文章，早已被多家报刊转载，其中不乏有《读者》《意林》这样的品质杂志。而最热门的一道试题是2019年1月29日发表在“夜光杯”上的《情感扶手》。于是我也“搭车”蹭一把热度，今年年初我正着手准备书稿，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文章整理出一本散文集，索性就将《情感扶手》做了书名。前不久书出版了，书的装帧精致有品位，我便将其作为礼品赠赠一些亲朋好友。

不曾料，还产生了意外效应。朋友小玉是一所中学二年级班的家委会成员，她将此书晒在家长群，并添加说明：书中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新民晚报“夜光杯”，并有数篇文章入选中考语文试题。这下闹猛了，原来语文老师推荐给学生的课外读物中，经常有“夜光杯”上的文章。精明的家长们立马纷纷跟帖：是否请作者开几堂作文讲座，提高孩子们的作文兴趣。并且请小玉代表家委会与我协商。这下有点为难了，写作与教学是两码事，我没做过老师，自然也没有授课经验。小玉挺能做工作，说：也不必有什么压力，讲讲自己的文章总归可以的吧。

行！人说八十岁还能学吹打，我也该接受新机会的挑战。只是对小玉提出，先从我家儿子开讲，听听反响如何，算是给一个“练摊”的机会，也让小家伙考考我这个作者能不能当一名老师哦。

水东鸭粥

蔡旭

鸭粥哪里没有？只不过没有电白水东的鸭粥出名而已。

水东鸭粥好吃，全仗一锅好汤。

选乡下四五月大的足水鸭鸭。把大锅清水用武火煮沸，又用文火调微。加上北芪、党参等温补药材，靠水温慢慢地将下锅的十几只光鸭浸熟。

然后将鸭起锅，撇去鸭油，就是一锅好汤。加入新上市的珍珠米熬成富含胶质的稠粥，就是名副其实的水东牌美食了。

粥快要煮好时，将鸭肉捣碎倒入，滋味更佳。

鸭粥入口即化，齿颊留香；鸭肉爽滑微韧，回味无穷。配上特制的姜醋酱料，独特的鸭肉香味就淋漓尽致。加上鸭仔菜、白灼豆芽，以及捞粉皮，更有丰盛的感觉。

人说鸭粥还能治病，益脾胃，消水肿。不知是否可信？我是电白人，我信。水东街头到处都是鸭粥店，家家生意兴隆。据说每间店一天少则卖五六十只，多则卖上百只鸭，店里伙计斩鸭都斩到手软。水东鸭粥店不但在茂名各市县形成城市，在广州、深圳也已名声远扬。

我在离水东400公里的珠海，也常到水东鸭粥店帮衬。我喜欢的不仅是它的味道，也喜欢它的招牌。把一种美食挂上原产地之名，确是一个好主意。大家吃到的岂只是鸭粥的美味？令人回味的也在美食之外——

电白人吃到了浓浓的乡情，外地人吃到了水东的名声。

七夕会

任何小费……

半夜下班安全没了，打车又太贵，早过了学校熄灯点儿，更不能回家住，怕爸妈对暗搓搓的咖啡馆有啥误解，只好鬼头鬼脑去二医大蹭宿舍。

所以，当AB得到广告公司实习机会，而我有了几家教被神兜兜地尊为“老师”后，这份又累又没啥收入的打工就结束了。后来AB结婚，老板还记得我们，包场给她，让大家玩了个通宵。

我和AB后来都没去过马德里，而茂名南路的“马德里”已经不在。有谁认识老板和他合伙人的？请代我感谢他们曾给了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见识真实世界的机会，知道挣钱有多不容易。